趙注孔子

卷五

趙註孫子卷之五

闔晉江虛舟趙本學解引類　衡州府推官周　著仝校

都察院御史梁見孟校　　皇國　窪田清音訂刻

九地第十一

上篇地形之地排兵布陣之地也以寬狹險易言之九地之地侵伐所至之地也以淺深輕重言之兵之所至其地有九等其法不同大要皆本於人情善用兵者深達人情之理馭之以術發之以機則人可用而地不困孫子是篇首序地法以前次究人情於後且復覆說而再申之詳悉周密毫髮無漏其祕旨隱訣告人盡矣雖然自非至靜至幽之智至正至治之才有得乎天分之高者安能顛倒百萬之衆如弄嬰兒於手股之上機巧過於鬼神變化妙於蛟龍假至敗以為功保生命於萬死如是哉用兵之道至此為極譬之聖人之學精義入神之域無聲無臭之妙歟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其義與方。分見下文。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

此以下釋九地名義。自戰其境上者。有城邑可恃。人懷安計。戰則不勇。敗則奔歸。故名為渙散之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雖出境而未遠。人心猶在進退之間。故名為輕忽之地。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一本上句亦字作則字非是

我得地者。寡可制衆。弱可制強。人皆欲取之。故名為爭奪之地。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平原廣積。百里如掌。無有隔蔽。彼此可以相摩肩而往來。故名為交錯之地。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
四達為衢。三屬者。其地界屬諸國。在先至者。預交其國。其國必為之助。
故名為通衢之地。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名城大邑。所過已多。則退返不得矣。故名為重難之地。
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一本山上有行字非是
能毀車斃馬。顛蹶陷沒。故名為圮壞之地。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
所由入者隘。前不可進也。所從歸者迂。後不可返也。彼出一軍以塞其隘。一軍以斷其迂。我軍不能脫矣。故名為受圍之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敵守甚堅。野無可掠。前險已失。退守無由。敵計日深。兵日益守日固。我糧日乏。兵日老。計日窮。一受其圍。萬無生理。惟有戰而已。故名為死亡

之地。

是故散地則無戰。

此謂敵在散地之法。敵人深入。決無求生之心。亦無退走之理。所利在於速戰。所畏在於無食。而思併力一氣。惟深溝高壘。勿與之戰。清野以絕其抄掠。奇兵以絕其糧道。此為上也。若此法無所施。不得不與之戰者。則開其走路。必無鬬志。擊之次也。不然。徒以我懷生之卒。當彼必死之鋒。則萬萬無幸勝之理矣。

引類。

黥布反擊楚。楚發兵與戰徐潼間。分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二軍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而二軍散走。此楚人戰於散地而敗也。韓信擊趙。李左車言於趙成安君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踤血閼與。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返。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矣。不聽信間視知其不能用。大喜。乃敢引兵遂下趙擊之。而大敗。此李左車得散地無戰之法也。

輕地則無止。

入敵未深。人心未固。務速進兵。以期過險。不可忸小勝。貪虜掠。淹留停止。致敵來攻。恐有逃亡易敗之患也。

爭地則無攻。

所爭之地。敵已先據。則計當誘之以利。迂途而行可也。不然。則反旗鳴

鼓攻其所愛陰伏精兵俟其往救而即奪之亦可也諒無可爭之計使之離去其處方可與戰若就而攻之斯墮其計中矣

引類

趙奢攻秦許歷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此秦人攻爭地而敗也

交地則無絕

兵在交錯之地當慮有數沛交馳之憂宜行陣部伍首尾連接倉卒遇敵易以成陣而無敗也

衢地則合交

交諸侯以為援也愚謂當時諸侯貪土地者多識時勢者少明義理者絕無每每於其所相連屬之國不自結以為唇齒之固輒聽遊邦遊說之計約其共滅而分其地故衢地合交之語乃春秋戰國之常法也孫

子言之。何足怪耶。

重地則掠。

輕地不患糧食之不足。惟患士卒之不戰。重地不患士卒之不戰。惟患糧食之不足。

引類。

賀若敦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鎮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敵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因召側近鄉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遂即麾之。鎮聞之。以為實然。乃據守要害。欲曠日老之。相持歲餘。鎮不能制。此賀若敦之善於掠也。

圮地則行。

圮壞之地。別無善法。惟當速行而已。

圍地則謀。

始圍之時。敵人奸媒未備。宜即觸戰而出圍。久則防守精密。隘險之處。皆有烽壘。出之誠難。一旦無故忽開一面。或忽急攻一處。或忽退圍數里。或故徹備。示我以懈怠。此必有伏。不可出也。處此地。先當自安其內。衆心合一。乃尋隙求間。以發機謀。如風雨晦冥之夜。可謀。煙迷雪暗之辰。可謀。斷絕煙火。卷旗息鼓。可謀。結草障。可謀。棄珍寶。可謀。卑詞請降。可謀。將出之時。宜以强弩外向。勢若一潰。可也。若主將無謀。而束手待困。人心不相顧。而各自求生。則便輸且不得返矣。

引類。

漢高帝伐匈奴。圍於白登七日。陳平乃畫美人。使人以上閼氏。曰。單于圍漢急。漢將以美人獻單于。閼氏恐單于之受美人也。說單于解圍而去。此陳平圍地之謀也。田單圍於即墨。使女子乘城。約降。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此田單圍城之謀也。

死地則戰。
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引類。
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南涼禿髮烏孤遣將救業。呂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以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與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矣。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歸。此呂纂知死地必戰之法也。
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此專承死地則戰而言之。前後前軍後軍也。衆者。大陣。寡者。大陣之小陣也。貴而上者。將佐也。賤而下者。士卒也。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者。言其陣亂也。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言其隊亂也。卒離而不集。言其

潰散也。兵合而不齊。言其參差也。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者。言我之節制有定。而分合動止。得以自由也。善用兵者。能亂人而已不亂。如此。愚謂此在於制陣有法。馬隆李靖皆深入死地。而戰未嘗北。非制陣之善而能然耶。李陵兵敗降虜。豈未嘗必死戰耶。故嘗推演八陣圖。天地風雲。四隅不動。龍虎鳥蛇。四方迭擊。中軍為四正之按據。遊兵為四奇之羽翼。左右橫貫。敵分為三。前後夾攻。敵聚為一。縱之若不見其端。收之則行列如故。孫子用兵。正此法也。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設問苟遇敵兵多而且整。勢將來攻。欲守則未備。欲戰則畏其鋒。若何而為計耶。答言。當料其所愛者何在。或積聚所在。或救援所恃。或心腹巢穴所本者。皆是所愛也。敵來攻我。而所愛之地必虛。我不遏其來攻之兵。而先往奪其所愛之處。所愛者輕。彼必分兵以守之。所愛者重。則大軍不敢動矣。一說。先奪其便利之地而據之。則敵之進退。皆受制於

我也亦通。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言兵以神速為貴。必也乘人倉卒不及為之時。而由其所不料度之路。以攻其所不戒備之處。所謂先奪所愛者。當依此法可也。愚謂人情倉卒則膽易驚。逼迫則心易亂。童子疾呼。勇士為之怵然而回顧。夜卧之人聞失火。懵然不知其門之所出。一虎入市。萬人改顏。一蛇入室。舉家顫手。此幾之所在也。善攻人者。審其幾而神之。善自守者。先其幾而防之。世之愚將。但知其人有可攻之便。而不自虞其不便之處。蕩然輕出。為敵所襲。空虛之地。不能支而自陷。返救之兵。又勞倦而不及。城墮於前。兵潰於後。為天下笑。殆由其心太勝。氣太銳。膽太放。而意太略也。孫子此三言者。可謂應人者之第一術。可謂遠征者之第一患。學兵之士。不可不誦之熟。而記之固也。

引類。

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險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急率兵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召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銑果大懼而降此李靖用兵之神速也狄青守峴嶺關至賓川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飲徹曉次夜二更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二鼓青已奪峴嶺關矣此狄青用兵之神速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能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馬不得士人盡力自戰其地為主人之地為客死馬之死當為衍文此言為客者深入敵境則人心專一主人不能勝之矣但當掠於富饒之野以繼其軍食

飲食而休息之。以畜積其氣力。運兵於計謀之中。為不測度之計而已。不患其不戰也。夫投諸無所往之地。雖死且不北。又安有不得其士之力哉。蓋為客之道當如此。

引類。

王翦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兵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殺其將虜其王。定其地而還。此王翦之入人國謹養勿勞。幷氣積力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奢將兵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攻武安西戰鼓呺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

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趙奢陣於北山。厚集以待。秦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解圍而走。此趙奢之運兵計謀不可測也。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

上言為客之道。此言戰士之情以明之。蓋有險在前。身在險外。乃生恐懼之心。惟其陷於險中。則不容於懼矣。有可走之路。乃懷逃走之計。惟處於無所可往。則不容於不固矣。離叛生於內顧。惟深入敵境。則有險在後。不容於不拘繫矣。餘怯生於猶豫。惟勢至於窮極。則忿恨激中。不容於不死鬬矣。常情如此。此為客所以宜於深入也。

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一本故上有是字非是

承上文言。深入之兵。其機使之自戰。不待修明而自知戒謹。不待求索。

而自得其力。不待約束。而自相親。不待禁令。而自信從也。所忌惟軍中有忘托鬼神。怪夢占卜之術。倡為妖異之言。以煽惑驚動人心者。軍既深入。正宜安其心。養其氣。切須禁止此事。禁妖祥以去其疑惑。則雖瀕於萬死。亦無異志者矣。

引類。

朱泚反。德宗出奉天。李晟屯渭橋。樊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樊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艱難。安知天道耶。後至湯夷兇慝。晟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此李晟欲杜妖祥之疑也。李孝恭饗士。杯中酒化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解曰。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也。盡飲之。衆心為安。此李孝恭善塞妖祥之疑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曰。士卒坐者。涕沾襟。偃

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一本諸上有則字非是劌音會）言吾士非不欲貨盡棄其財而不留非不欲壽盡舍其命而不顧聞將軍令發之日或坐或卧皆為之寒心而涕泣夫以三軍之衆投之於無所往之地示以必死如此非為將者素有敢死之勇豈能使之然耶專諸吳人公子光使刺吳王僚曹沫魯人莊公使執匕首以劫齊桓公此二人皆敢死之士也故引而贊之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如率然者謂士卒戮力相救其勢如之非陣形之謂也裴緒因此為長蛇陣其誤甚矣

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一本無濟字）

言吳越素為讐國也若同舟遇風共處患難亦必相救如一體以驗致